

安妮宝贝 | 作品  
2000-2013

# 春宴

我知道 天下所有的宴席都有终结

但依然希望这一刻

这注定破碎成空的丰美和悲哀 永无停顿

安妮宝贝

# 春宴

© 2004 ANNE BAB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宴：精装典藏版/安妮宝贝著. —北京：北京  
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5.5  
ISBN 978-7-5302-1491-6

I. ①春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9468号

责任编辑 王 倩  
特邀编辑 林妮娜 侯晓琼  
装帧设计 韩 笑  
内文制作 王春雪  
责任印制 李远林 李海坡 史广宜

## 春宴 CHUNYAN

安妮宝贝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 
印 张 11.75 字 数 290千字  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 
印 次 2015年8月第2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491-6  
定 价 45.00元  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。黑暗和光明，  
在你看都是一样。

[诗篇]

## 目 录

- 1 第一章 歧照。书信和写作
- 19 第二章 庆长。白鸟
- 55 第三章 信得。月山梅枝
- 81 第四章 庆长。一座消失的桥
- 113 第五章 信得。清远山
- 133 第六章 庆长。秉烛夜游
- 155 第七章 庆长。揭开丝绒布
- 197 第八章 信得。夜航与书
- 223 第九章 庆长。爱是深沉的幻觉
- 261 第十章 信得。看不见的存在
- 287 第十一章 庆长。这里如此之美
- 333 第十二章 歧照。孤岛

# 第一章 歧照。书信和写作



清晨八点半，我在上海站坐上开往歧照的列车。

乘客不多。一些时间睡觉，一些时间喝水和观景，一些时间思考不着边际的问题。九个小时后，火车抵达秋天的歧照，正是北方黄昏时候。下车，出地道。出站口两扇敞开木门，一角灰白色天空。暮色四起。广场上出租汽车和三轮车颇显冷落，生意寥寥。低矮旧楼被雨水洗刷成暗色，路边耸立广告牌上，词汇带有时光倒退三十年的落伍气息。我的精神一振，知道来到正确的地方。

在广场。我拖着背囊搭上一辆出租车。

司机是沉默中年男子。歧照本地人，很多有一张长形脸，眼角细长，颇有古风。圆脸和方脸很少。经历多次动荡变迁之后，歧照被强行赋予偏激的想象和论断。他们有狡诈的骗子、案犯，在其他省份名声不佳，备受排挤。当地人同时保持古都大气风范。踏实，淳朴，习俗中诸多风雅之意。这令人费解，除非亲身经历，否则歧照人始终是一个传说式误会。

出租车在街巷迂回穿梭。新区在城外田野开发，矗立起崭新高楼，大多是政府和机关单位。老城区落魄困顿，人口密集，市井气浓厚。居民楼阳台堆满生活杂物，晾晒各式衣服，摆放凋谢的植物。泥地街道，老人把婴儿放在竹制推车中，在汽车开过的飞扬尘土里走动。妇女穿着睡衣提着塑料袋购买食物回来，头发没有梳理，脸色晦暗。男子在路边修理铺污水旁边昏昏欲睡。

预定的旅店清风楼，一家老店。沦落为蜗居在老城区角落的廉价旅馆，早已徒有虚名。窄小巷子中的灰白色混凝土小楼，如同所有以临时心态搭建的建筑，苟且度日。接待处服务员，胖而迟钝的中年妇女，嗑瓜子看电视面无表情。走廊上铺陈一条化纤地毯，大红色触目惊心。也许从未得着过清洗。

据说歧照人的固执，在于不管这座城市被战争或洪流毁灭过多少次，他们都会凭借记忆在每一处确定过的位置上，重新建筑，把它复原。这意味清风楼旅馆虽然旧貌荡然无存，不再回复当日风情，但位置却可能没有丝毫偏差。我选择住到这里，也不过因着一种天真的憧憬。以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想象，将以一种准确无误的空间感重新构建。

用钥匙打开门。二十平米房间，单人床，写字桌，一把椅子。墙面粉漆剥落，悬挂一幅黑白照片复制作品。往日歧照旧貌：低矮小楼，小街道骡马拥挤，各类挑担或步行的路人神情木然。卫生间抽水马桶污迹斑斑。搪瓷浴缸和浴帘余留暗色污斑，是血迹还是呕吐物无从分辨。盥洗池镜子边角碎裂，我伸出手掌，擦去镜面薄薄一层尘土。打开临河小窗，外面是流淌的桂河。一条黄昏暮光中平静的大河，闪烁隐隐波纹，呈现闷浊灰绿色。

清风楼往昔的雕栏画阁邀请昂贵的工匠精工细作。门前用时鲜花束搭起巨大花架。走廊上悬挂纱质灯笼，布满奇花异草。严格挑选过的茶和酒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歌伎年轻貌美，技艺精湛。客途中的旅人，所得慰藉不过如此。人生短暂，快乐难求。欢歌轻舞，且度今宵。一座酒楼曾集中汇聚人对现世所能持有的欲望和热情。

如今。往昔荣华和风情烟消云散，一去难回。

它成为藏污纳垢之地。

## 2

每一个夜晚。夜半时分，过道里有高跟鞋和杂乱足音移动，年轻女子如同鱼儿畅游在夜色里。长时间封闭无声的房间，此刻释放出喧杂声响：争执，殴斗，交媾，粗暴碰撞，吃吃笑声，歇斯底里的大声叫喊，酗酒之后男子的呓语，不明所以的哭泣，起哄，呼应……从不安宁。如同一处树木幽密野兽出没的森林。一片空旷无际风声呼啸的沙漠。夜色点燃簇簇燃烧火苗，以炽热骚动，突破白日庸碌乏味。

即使有人在走道里疾呼救命，或有女子大声惨叫，也从不会有人出来察看或试图阻止。我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把水果刀。当然，半夜如果门外有持续轻声敲门，只能屏住呼吸不发出任何声音。

在这样的处境中，于某天深夜十一点四十三分，我依旧在电脑上清晰打出第一段文字：

当她感觉自己逐渐老去，如果试图分辨与以往最为本质的区别，无非是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变化。仿佛突然之间眼睛被擦亮。有人这样比喻年龄跨越过三十岁的心得：以此看见幻象以及妄想的无处不在，看见事物在一种慢慢毁坏过程之中。毁坏到一定程度，虚空破碎，单纯完整的初始再次呈现。这是一次漫长的周而复始的循环，其长度和密度超越人所能计算。这

是属于时间的奥秘。

### 3

写作具备一种与个体之间密不可分的危险关系。

写字楼白领，办公室里热火朝天，一旦打烊，即刻回归日常生活，与工作撇开瓜葛。写作者，在写不出任何一个字的时候，生活也只为写作而存在。即便没有在书桌前打开电脑，独自在街巷游荡无所事事，做着一切琐碎事务，一个写作者的躯体、心、头脑，仍与内心那团簇簇火焰互相纠缠、联结、搏击。

这是一种即使没有工作姿态却无时无刻在工作的人。

写作性质，使它的从事者注定被搁置在结构化社会机制之外。他们独自工作。这是一种孤独的处境。关于孤独，有个日本禅师比喻，它是习惯每天早上洗冷水澡的人，打开水龙头接受第一次冲击时仍会浑身颤抖的激灵。是这样的存在。与它迎头碰撞心有戒备，不会消亡，不会麻木，也无法回避。

在被长久的孤独冲击和与之默默依存的过程之中，我看到面容呈现变化。眼神，唇角，表情，举止，线条和轮廓，一种持续的缓慢的最终鲜明确凿的凸现：抑郁寡欢，格格不入，对峙，退却。

有三年时间我无法写作。无法在电脑里打出完整的一行字。远离人群，也几近被世间遗忘。

当我开始质疑写作，其本质是一种自我怀疑。也许，我觉得自己老了，喜欢旧的逝去中的事物，喜欢复古的端庄和单纯，不接受新兴改造、科技、俗世愉悦、衍变中的价值观、时髦、流行口语……所有被热衷被围观被跟随的一切。也不信服于权威、偶像、团体、组织。周遭种种，令人有错觉，貌似精力充沛更新换代，内里却是被形式重重包装的贫乏和空洞。

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承认自己兴趣狭隘。在出租车上如果听到电台播新闻，一定要求关闭。我不关心前赴后继与时俱进的一切。略带封闭的生活有其必要，从而过滤掉多余的资讯、概念、观点、见解，及一切以种种面目出现的俗世方式和规则。物质再昌盛，科技再发达，不能让人感觉到作为自我存在的真实质地。人类虽试图做出种种狂妄和幼稚的逃避，但地球上任一区域的人，不管他在摩登都市还是在天涯海角，在生命存活前提下，必须关注的问题，只能是如何发现并面对自我结构的真实性。

大而无当虚假繁荣虚空破碎的一切，只是表相和形式，不是根本和方向。也许可以用来堵塞时间的缝隙，却对心灵没有引领。个体因为缺少安全感，趋向由集体和潮流中隐匿和消亡自我，究其实质是一种意志和独立性的虚弱。

虽然置身貌似喧杂沸腾的时代，我是职业作者，却在一段时间里完全失去方向。不知道该怎么写，写些什么，以及为什么而写。这三个问题足以让一个钻牛角尖的写作者颓唐营生，无所作为。这证明很初级的一个道理：人其实最终只能被自我打败。

我的自我迷失于对这个时代的惘然和不相宜。那段时间，无所事事，所能做的事情只剩下阅读和走路。

埋头于一堆古书之中，都是死去的人留下的文字。风俗，人情，工艺，建筑，戏曲，诗词，历史，医药，传奇，食物，纺织品，街道结构……竖排繁体的旧书藏匿被扫荡的时间，如同一次殊遇，进入深邃严格具备想象力的文字之中。进入它所建设和构筑的世界。此中具备优雅而笃定的当下感，妙不可言。这乐趣持续如此长久，仿佛可以与人世隔离。如同一艘渡船，从此地到彼岸，获得一处空间。来自午夜床边一册发黄的书，来自所有古老的旧的事物。

我怀疑自己曾在那些世代里生活过很久，轮回多次。它们的讯息余留在意识里，是深埋的没有知觉的矿藏。寄生的肉体则如大海中漂远的空瓶，不知归处，一无所用。在所置身的时代，我像一个来到异国他乡的人，没有根基，没有找到故乡，却渴望真实的美的存在。哪怕它是破损的，受伤的。

比如，一座被废弃的城。在故纸堆中打发时日。然后在行囊里塞进一份地图。

歧照。地图上描出它的位置，一座位于平原地区果核状地形的城市。一千年前，地球上最为繁华隆重的一座城。生活其中的人民，拥有清雅简洁的高标准审美，出神入化的手工艺技术，灵活而公正的商业体系，以及对所创造出来的富裕生活极度纵情奢靡的享受心

得。即使来自西半球遥远他方的旅行家，抵达此地，也惊叹于它所带来的目不暇接和内心震撼。

这座东方城市，洋溢尘世烟火安稳富丽的气氛，是人的乐园，美的迷宫。同时，它如同一枚在腐烂之前熟透饱满的果实，散发出竭尽全力山穷水尽的芳香，知道自身在时间剥落中摇摇欲坠，朝不保夕。

古都，最终将以死亡的形式存在。断绝改造的通道，停滞不动，以不进则退的方式存在。歧照与其他小心翼翼呵护维持的古都不同，它是一个被摧毁的不复存在的城市，只留下一个地点。它被战争洗礼，被河流泛滥大水反复淹没。河水退却之后，淤泥把整个城市封存。新的建筑，在旧的尸体上重新营生。像一个容器，换了无数种的酒，液体漏失干涸，连气味也已嗅闻不到，坚不可摧的容器却依旧存在。

一座被放弃的城。一座空城。它承载过的生活被推向岁月深处，推入恒久虚空。一座城市，一个时代，一群人，因缘聚会，在一个时空点上注定被破坏。这是他们共同的前途。

美荣像草上的花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

## 5

抵达歧照。计划很久的事情。没有比在一个落魄古都中写作更为适宜。写作本身，和一座老城的湮没，具备相同的属性：拥有被时间反复埋葬真相不明的过去。现在行进中的挣扎、困惑和停滞。

未来则呈现无所归宿的白浪茫茫。

在欧洲或其他地方，我不曾感受老城具备这样的惨烈美感。五六百年前的建筑坚固壮美，时间淘汰的是人，不是人所创造的文明。这是一种气定神闲。歧照与之相反，不断处于摧毁和重建中，置身在焦躁粗暴的节奏中。也许生活其中的人具备游牧民族的特质，只愿意把命运携带在游弋肉身上。从不安宁，也不对超越世间的秩序顺服。

曾经，我觉得威尼斯是一座颓废而美的城，对它心生向往。城市每一年都在倾斜、堕落，向海洋移动，最终会被海水覆盖。后来，我觉得，真正的颓废和美，不是被消灭之前苟延残喘的存在，而是被清除之后，无数次重建和改造之后，面目全非却轮廓完整的一具残骸。

这是一种被损伤的美。

无可置疑。那是歧照。

## 6

我置身于这个被损伤的容器之中，在一个累积陌生人分泌物和微小物质，储存他们的气味、欲望、回声和记忆的旅馆房间里，开始写作新书。

窗前摆放一张油漆斑驳的写字桌，堆积书籍、茶杯、烟灰缸、香烟、酒瓶、本子、各式手写笔、粘贴纸、水果和巧克力。我不吃

其他零食，对食物没有多余欲望。作息规律，清晨六点起床，在隔壁小摊喝豆浆。早餐是一碗热粥。回到房间，开始写作。中午叫餐进房间。午后小睡二十分钟。再次工作到下午六点。期间喝很多绿茶，抽很多烟。

出门吃晚饭。围绕旧城区长时间步行。有时去装修艳俗的酒吧，喝一小杯当地产烈酒，看本地人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唱卡拉 OK 大声嘶吼。

深夜回到旅馆，在锈迹斑斑的小浴室里洗热水澡。卫生间热水充沛滚烫，长时间用喷头冲洗头发、背脊、肩头、腹部、腿和脚。孤单的身体缺乏碰触和爱抚，如同长出森森浮萍的池塘，内里沉寂停滞。我想大概可称之是一种腐朽。在生活和工作中，我会混淆自己的性别。有时觉得自己是一个男性和女性的综合体。有时则觉得失去性别。

最终把清洁之后的躯体投入床垫生硬的单人床上，在以上种种重复行为的循环之后，又度过一日。

焦虑和失眠，有时会让我每天抽掉两包烟。咽炎，扁桃体炎，鼻炎，支气管炎频繁发作，但这无法使我说服自己戒烟。人若开始惜命，就是堕落，这是一个男人对我说过的话。当时我去采访他，他分给我一根香烟，说，你不戒烟吗。我说，不。他说，好，你将始终年轻。他是一个过气的电影明星，会写诗歌，组过乐队，有严重抑郁症。半年后，他选择坠楼身亡。身体由二十八层以自由落体姿态降落于一辆吉普车车顶。当场毙命。

我不知道自己在此地将停留多久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。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到世界的尽头。

这座城给予我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全感，它的气息和节奏，带来的起伏和脉动，与我内心沦陷保持一致。也许我的人生，也需要必要的挖掘、清理、弃置。我知道自己失败之处。

## 7

有时阅读到深夜。读《太平御览》《搜神记》《聊斋志异》《古诗源》《礼记》……找寻偏僻名词，沉溺于诡异想象。这些文字被阅读之后，有何用处，又将去往哪里。我即便内心困惑但其实也并不关心。因为内心知晓，它们和我所置身的现实已毫无关联。

长时间关闭手机。睡觉前打开一次。除了专栏催稿、出版社编辑询问、公寓物业通知领取挂号信，没有人试图联系或问候我。我的私人生活领域是一片荒地。没有朋友，没有活动，没有互换，没有交际。在不是必需的时候，我不找人，也没有人找我。在内心，我习惯对人产生的，更多是一种观察本能而非实在的兴趣。

人若被世间遗忘，一定同时也在选择遗忘世间。成为一个无话可说的人，并使之显得合理。渐渐觉得语言无用，唯有行动值得关照。只管专注单纯去做，不问其他。写作时键盘在手指下弹动，心中句子源源不断流出。仿佛肉身是某种电源和能量的接受转换放射器。

我不觉得写作是一个纯粹的大脑活动，以理性、技巧和勤奋就